

屈原招魂今釋



屈原招魂今釋

◎文怀沙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屈驥流韻

蕙雲白若



屈原招魂今绎

◎文怀沙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屈原招魂今绎 / 文怀沙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屈骚流韵)

ISBN 7-5306-4215-4

I. 屈… II. 文… III. ①楚辞 - 注释②楚辞 - 译
文 IV.I2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9884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3 插页 4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册 定价: 11.00 元

致文饭沙先生

冥魂零落名

彊作同竹雨久仰先生
去岁愧珠玉姑神文
君有九嶷出有乃九嶷
固不以如楚水润苦辱居之
宜其立基险半主微茫

半挂平冬心悲不是畏天寒
种植桃翻作艳阳春艳阳之下
人晚伤洽春变一番
变化一番折如今桃李千
万多苗一株更精神

致文怀沙先生

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

去岁馈珠玉，始悟神交深。

君自九嶷出，有如九嶷云。

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

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

闭户惊叶落，心悲秋早零。

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

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

哲人晓畅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

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

八月二十五日稿 胡耀邦



宋謫廻歸歷年經告

赤刀季司馬子皆歸祝已

渡渺冥杳若一情

往懷自顯新所居驕流韻

乙卯歲夏文懷沙



宋谤窥邻屈善淫，

老夫何幸嗣骚音。

归程已渡沙千劫，

犹有微情一往深。

自题新版《屈骚流韵》

乙酉春燕叟文怀沙

自序

拙著《屈原招魂今绎》初刊于1962年《文史》第一辑。主编者从纯学术角度征印出稿本，特别重视有关校勘、训诂的注文，认为这是研究屈赋的精髓所在，因此请求改题为《屈原招魂注释》。印单行本时，复旧题。

“绎”并非“译”。这用心沈尹默先生最为理解，他为我的《屈原离骚今绎》一书前题词《减字木兰花》，有句云：“争比灵均，文彩昭然历劫新。”他肯定窥知我的奢望所在。钱默存（钟书）先生曩年赠诗领联云：“非陌非阡非道路，亦狂亦侠亦温文”，指的不单是我的治学方法。又，《屈原招魂今绎》初刊前曾荷默存、季康伉俪校读并正谬，其情不可忘。

我是希望连训诂文字也应蕴藏着文彩和情韵，如果所考释的对象是诗歌的话——特别是屈原的诗。也许这是我的偏见和妄想罢。

我认为《招魂》不仅从“语言艺术”或“美学”的角度值得过细研究，抑且，我们由此可以上窥两千多年前，南中国的物质文

明已经发展到何等高度？诗人的形象思维不可能不植根于现实的经济生活。那么，作为用唯物史观求索先秦思想史的朋友们，就不能不对这首用诗歌语言进行构图的鸿篇巨制给以必要的重视了。

1982年9月，怀沙识于北京东郊

招魂今绎



招 魂

题解

《招魂》的作者只能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且不论去屈原未远的司马迁曾经替它做过保证；即使只从作品本身的内蕴来加以探索，我们也难于同意王逸等注家的说法把它断归宋玉所作。至于所招的究竟是谁的魂？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干系屈原写作《招魂》的时期以及对这一诗篇主题的认识；而且也牵涉到对诗人创作生活的发展道路的理解，甚至直接影响我们对屈原精神的估价。我个人基本上是倾向于黄文焕、林云铭的意见的。（分别详见《楚辞听直》、《楚辞灯》二书，不赘引。）我认为这首长诗作于顷襄王朝，是屈原晚期流于江南距自沉前不久的作品，很可能就是写于公元前二七八那年的暮春时节。这时诗人对人世有着异常深厚的眷恋。《招魂》通篇乃自明其志，精神实质与《离骚》、《天问》、《哀郢》等是贯注通连的，所以司马迁才并举这四个诗篇作为诗人的代表作。司马迁在《传赞》中所说的“悲其志”，即悲悯屈原的光争日月之志。忠贞的屈原虽身处江南之野，却

招魂今绎

无时无刻不系怀故都，怵心民瘼。正因为“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哀郢》)，“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他就不能不“愁懃山泽，魂魄放佚”了。诗人预感到“厥命将落”，自悲壮志未遂，于是写了这篇《招魂》。表面上看来，是诗人感觉到形神分裂而自招其魂，从更深沉的意义上看，毋宁说诗人是在为楚国招魂。因为屈原个人的命运反映了楚国的命运。诗人通过招魂企图把举国上下的各种想法各种愿望都集中为一个单纯的共有的感情——热爱祖国！爱得那么具体，那么完全，又那么深沉。诗篇所写，不出乎“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而诗人所引以为据的，即流行在楚国民间的原始形态的招魂俗歌，据我看仅仅只是“魂兮归来”这样一句简单的歌辞，但当这俗歌进入诗人芬芳馥郁的想象世界，便曼衍成无比鲜艳夺目五色缤纷的画面了。像是最美丽的楚国的漆画，精工细刻，镂月裁云。后来的汉赋在刻画事物的手段上，是明显地承受了屈原诗篇的影响的，而影响最巨大的正是这篇《招魂》。

【绎文】 我从幼年起，就秉性高洁，

·【原文】 ·朕幼清以廉洁兮，

做事光明磊落，毫不含糊暧昧。(注一)

·身服义而未沫。

我坚持着伟大的道德标准，

·主此盛德兮，

庸俗的人纠缠着我，企图使我同流合污。

·牵于俗而羌秽。

君王被蒙蔽，不能了解我高尚的德操，

·上无所考此盛德兮，

【注释】 (注一)原文：“身服义而未沫”，服，行也。所谓“身服义”便是躬自行义的意思。沫，昧也。洪兴祖云：“沫，莫贝切。《易》曰：‘日中见沫。’注云：‘沫，微昧之明也。一云，日中而昏也。’”所以绎作：“含糊暧昧。”

使我的灵魂长久地遭受灾殃，烦闷愁苦。(注一)

·长离殃而愁苦。

天帝同情我的遭际，他对巫阳说：(注二)

·帝告巫阳曰：

“有一个人在下界，

·“有人在下，

【注释】

(注一)原文：“上无所考此盛德兮，长离殃而愁苦”，吴世尚注云：“君信谗而弗察，遂放逐以终身。此二句乃魂之所以离散，而招之之由也。”(见吴世尚：《楚辞注疏》)按原文此两句，实承上言。“上”所以“无所考此盛德”，乃是蔽于俗之故。绎文力求醒豁，故补入“蒙蔽”“灵魂”之类的词语。非好袭前人增字解经之例，第求疏而后明。绎不同译者以此，后不复赘。又，“愁苦”的“苦”字与“有人在下”的“下”(读作户)、“汝筮予之”的“予”协韵，疑“苦”韵上下应当有两句，而今夺之。

(注二)“巫阳”，洪兴祖引《山海经》注，认为是古之神医。这个提示很妙。看来所招宜为生人之魂，如果所招是死了的楚怀王，找一个别的神巫可也，何用医为？

我想给他帮助。

·我欲辅之。

他的灵魂已经离开他的躯体飘散了，

·魂魄离散，

你先用蓍草占个卦，然后再召回他的灵魂。”

·汝筮予之。”

巫阳回答道：

·巫阳对曰：

“我分内所掌管的是活人的灵魂，我很难接受你

天帝的命令！

·“掌梦，上帝其命难从！”

如果一定要先占了卦，再来招魂，

·若必筮予之，

恐怕耽误了时机，他死后就不能复生，

·恐后谢之，

我巫阳也就不能施展我的技能。”(注一)

·不能复用。”

【注释】

(注一)原文：“掌梦，上帝其命难从！若必筮予之，恐后谢之，不能复用。”这几句各家的注疏出入很大，较费解。王逸的旧注也很不够明确。比较妥顺的理解，应自原文文谊求之。我认为“掌梦”是巫阳自述所司，掌梦是管灵魂交感之类的事，所以以后由巫阳出面招魂，该是分所当然的。劈头用“掌梦”二字，乃是明确所司、责无旁贷的意思。前面由天帝下了一道命令，指示了具体招魂的办法。接着当巫阳接受命令的同时，给了这位好心的天帝一个软钉子碰碰：“天帝先生！按照你那种慢条斯理的办法，恐怕要误事！你难道忘了我巫阳是干什么的吗？”诗人的设想，真是妙不可言。所以我认为“恐后谢之”是驳斥“汝筮予之”。而“不能复用”是巫阳自明所司，带着一种表面谦虚实质自负的口吻，与“筮”无关。历来的注家中，蒋骥说得颇有意思，他说：“谢，很谢也。巫阳以为帝命有不可从者，盖必待筮而后予，则恐身先萎谢(按：此指屈原)，巫阳虽予之魂，而不能复生。此所以不用筮而用招也。”另外，我大体同意俞樾的意见。俞云：“《招魂》：巫阳对曰：‘掌梦！’注曰：‘巫阳对天帝言，招魂者，本掌梦之官所主职也。’又注下句‘上帝其命难从’曰：‘言天帝难从掌梦之官，欲使巫阳招之也。’愚按：王注未(见下页)

于是，巫阳到下界呼唤着灵魂：(注一)

·巫阳焉乃下招曰：

【注释】是。巫阳对曰：“掌梦”，此乃巫阳自述其所职掌也。《列子·周穆王篇》注曰：“神之所交谓之梦。”上文言：上帝欲使巫阳筮予之，巫阳以为精神交接之事，本已所职掌，无取乎筮。故曰：“上帝其命难从。”又申言之曰：“若必筮予之，恐后谢之，不能复用。”言必筮而予之，则后人惟以筮为事，将谢去巫阳而不能复用也。……又，“恐后谢之”句或作“之谢”，或无“之”字。愚按：当作“恐后谢之”，予与谢为韵。“若必筮予之，恐后谢之”二句，韵语也。”（见俞樾：《读楚辞》）怀沙按：俞樾校改极是，文谊为顺。谢从射，声射，读序，与予为韵。谢，凋谢也，谓死也。庄子：“孔子其谢之”，义同此。又，闻一多《楚辞校补》一书中，认为“若必筮予之”三句为上帝辞，“若”上必增“帝曰”二字。不必从。

(注一)一般的旧本皆以原文“巫阳焉”三字属上句，误。王念孙云：“……(王逸)注曰：‘巫阳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据此，则‘不能复用’为句，‘巫阳焉乃下招曰’为句，明矣。焉乃者，语词，犹言巫阳于是下招耳。王注曰：‘因下招屈原之魂。’‘因’字正释‘焉乃’二字。今本皆以‘不能复用巫阳焉’为句，非也。”（说见王引之：《经传释词》）